
第五章

結論

哈薩克的俄羅斯人，在帝俄時期與蘇聯時期，受到國家政策推力的影響，外移至哈薩克，為哈薩克帶來了大批的知識份子，提升其知識水平，且促進哈薩克都市化與工業化的發展。到了蘇聯末期，在戈巴契夫政治改革、經濟開放的風潮之下，哈薩克在 1989 年所頒布的語言法及其施行，讓境外俄羅斯人感受到其在哈薩克政治與文化地位上的轉變，影響所及到工作與生活、子女教育等各個層面，使俄羅斯人開始移出哈薩克，轉往他國謀生，其中又以回到母國俄羅斯居多。

在哈薩克獨立之後，總統納札爾巴耶夫的政策主要以哈薩克族為考量，將其相關發展民族政策納入憲法的制定中，鼓勵境外哈薩克人返回母國，並推廣哈薩克語的普遍，使俄羅斯人從過去「平等的優位」轉變為政治、文化上的弱勢少數民族。這群俄羅斯人面臨了該何去何從的抉擇，基於生活環境與親屬關係的考量，選擇留在哈薩克境內的俄羅斯人，不會說哈語與情感上的不願意，不會成為哈薩克的公民，便有了雙重國籍的問題。受到哈薩克總統納札爾巴耶夫，在哈薩克建國初期，顧慮到國家發展的強烈反對態度，以及加上在哈薩克境內曾發生過俄羅斯人與說俄語的其他民族遭受歧視、威脅、侮辱乃至解雇、驅趕和毆打事件，俄羅斯人的雙重國籍問題至今尚未獲得哈薩克政府的認可。

哈薩克的「本土化政策」，使得受壓迫民族由原來的哈薩克族轉至俄羅斯人，民族優位的轉換引起了俄羅斯人與哈薩克人的緊張關係，部分在哈薩克北方的俄羅斯人轉而尋求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持續不斷地發動民族獨立自主活動。但大多數在哈薩克的俄羅斯人，經過時間的推移，其政治歸屬與文化認同上，已經發展

出認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並融合中亞地區特色，創造出屬於新俄羅斯文化，成為「整合中的新離散民族」。

從本文的論述當中可以得知，在 1990 年代初期，哈薩克的「俄羅斯人」問題確實受到俄哈雙邊關係發展的影響，到了 2000 年以後，俄羅斯人在哈薩克已逐漸適應哈薩克政府的政策發展模式，生活獲得改善，心理上不再像過去那麼惶恐不安，更重要的是俄羅斯人移民人數的趨緩，使得「俄羅斯人」此一變項，不僅在俄羅斯的民族政策，也同時在俄哈雙邊外交關係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似乎不如以往。另外，從本文的研究發現當中，可以確定的是，哈薩克政府在「俄羅斯人」的問題上，佔有重要的主導地位，其民族政策制定上近年來努力調和了國內民族對立的緊張局面。

哈薩克威權統治的政治模式，使其民族政策由上而下推行，內容具一致性，使俄羅斯人能夠在十年之後逐漸認同哈薩克的文化，減緩國內民族衝突，形成穩定的社會環境。哈薩克政府的作法，是台灣未來在處理族群文化衝突問題，保存國內優質文化，提升社會文化發展上，可以參考的對象。唯此政策使俄羅斯人為求自保，隱藏其原有的俄羅斯文化，是其較缺憾的地方。

相較於同樣受過殖民帝國統治，歷經日本「皇民化」運動，以及國民黨外來政權統治的台灣，台灣現今的民主政治，以及領先的科技發展，所塑造出來族群相互包容，多元文化兼容並蓄的社會景象，也可以是哈薩克政府所借鏡，考慮善用俄羅斯人當中的知識份子，不分種族，以促進哈薩克的國家經濟繁榮為目標，加速其民主政治發展的步伐。

2003 年喬治亞發生「玫瑰革命」、2004 年烏克蘭發生「橘色革命」，乃至 2005 年 3 月吉爾吉斯發生「鬱金香革命」，在獨立國協三個國家發生政治革命之後，大家都在猜測哪一個國家將會是前蘇聯共和國當中下一個爆發革命的國家。其中，在烏克蘭所發生的革命，主要就是以俄羅斯人為主的東部地區與西部烏克蘭人，所爆發親俄與親美兩派衝突。

哈薩克從 1994 年國會選舉之後，俄羅斯人在國會選舉席次上的減少，已使

俄羅斯人的勢力逐漸淡出哈薩克政壇，目前，哈薩克的國家整體政策主要是由哈薩克人所主導，儘管總統納札爾巴耶夫爲了爭取西方經援，積極向西方靠攏，但居住在哈薩克的俄羅斯人，也同樣希望哈薩克及早擺脫蘇聯解體後的經濟窘境，改善其生活環境，故近年來對納札爾巴耶夫此親西方態度並無太強烈的反對，所以哈薩克的俄羅斯人應不至於爆發像烏克蘭那樣的革命。

反倒是，因爲哈薩克與中亞的吉爾吉斯有相同文化背景、民族構成與極權統治形式，其不僅是吉爾吉斯北方的一個大國，在政治發展上，兩國的政治權力都集中在總統身上，且都受第一家庭壟斷利益影響，造成國政腐敗。所以吉爾吉斯反對總統阿卡耶夫的革命，激起了哈薩克反對派對納札爾巴耶夫 15 年來不滿的情緒，這一點更是國外政治觀察家密切注意哈薩克政局發展的焦點。2004 年 9 月哈薩克的國會選舉，被歐安合作組織評爲既不符合自由原則也不符合公平原則。2005 年 3 月底哈薩克的反對派，聯合組成「爲了公正的哈薩克」(For a Just Kazakhstan)的聯盟，企圖提供一套新的憲法，使國家成爲合議制的共和國，以改善國家腐化的狀況，並推舉出前下院議長圖亞克拜(Z. Tuyakbail)爲總統候選人¹。

當然，哈薩克總統納札爾巴耶夫對此情況是有所警覺的，從其他發生革命國家的前車之鑒，哈薩克政府採取通過新選舉法、強化親總統黨派聯盟、爭取俄羅斯及西方援助等措施，嚴防哈薩克反對派任何可能的革命。另外，哈薩克政府還發現和平推翻專制政權的行動通常來自於百姓對選舉舞弊的不滿，所以爲了確保選舉委員會能夠正常工作，在 2005 年 4 月初哈薩克議會通過了新選舉法，禁止在競選拉票工作結束到正式公佈選舉結果，該段投票期間舉行任何的集會和遊行，以因應 2005 年底或者 2006 年初即將舉行的哈薩克總統選舉。

對於俄羅斯人此一問題上，主要仍受到哈薩克總統精英份子領導政策導向的影響，總統納札爾巴耶夫在此一民族問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將來總統職位更迭之後，加上哈國經濟發展與國際安全合作上的考量，情勢可能會有所改觀。儘管

¹ “Immune to infection?” *The Economist*, (London: 9th-15th April, 2005), p.23-6.

目前哈薩克私有化進程緩慢，但迎合世界潮流的民主化與市場化，仍是國家不變發展的方向。俄羅斯是哈薩克的強鄰，近期之內俄羅斯對哈薩克在國際上仍占有不可或缺的影響力。未來哈薩克政治精英的政策選擇模式、經濟私有化的形式，與俄羅斯國家政治發展的情況，都可以作為進一步了解哈薩克境內俄羅斯人處境的研究方向。